



卡臘-布迦日海湾

帕斯托夫斯基著

时代出版社

卡臘—布迦日海灣

帕斯托夫斯基著
海 觀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КАРА-БУГАЖСКИЙ ЗАЛИВ

(根據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49. 英譯本 "SELECTED STORIES, KONSTANTIN PAUSTOVSKY" 轉譯)

內容提要

本書是蘇聯著名作家帕斯托夫斯基的一部優秀作品，卡臘—布迦日海灣在裏海東部，十月革命以前，原是一片荒涼的沙漠，氣候乾燥，人煙寥落，幾千年來，當地人民一直保持着愚昧落後的狀態，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就在這被人遺忘的不毛之地，却存在着豐富的硫酸鹽礦藏，但是一直沒有受到沙皇政府的重視。直到十月革命以後，才由偉大的列寧提出一個開發卡臘—布迦日海灣的廣泛計劃，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撥出巨額經費，派遣勘探隊到卡臘—布迦日海灣一帶進行調查工作，從此奠定了蘇聯東部邊區工業化的基礎。這樣，當地人民才得從貧苦、疾病、愚昧和長期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而過着具有高度文化的幸福的生活。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 外文印刷廠裝訂

5,001—15060 冊 1.6 千字

1950年7月上海初版 * 1954年7月北京修訂重排第一次印刷

關於作者

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在一八九二年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鐵路的一個職員。他在烏克蘭度過他的童年時代，一部分日子住在一座村莊裏，一部分日子住在基輔。

帕斯托夫斯基在高等學校畢業以後，便進了基輔大學。後來他又轉到莫斯科大學，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便不能不輟學了。差不多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前綫上做担架兵。

這位作者曾經經歷過各種職業：他做過莫斯科的電車司機和賣票員，做過醫院看護，南方鋼鐵廠的工人；在亞速夫海上做過捕魚的漁人；做過海員、俄國文學教員，最後做過新聞記者。他的目的是盡可能去了解人民和各種職業。

帕斯托夫斯基最初的一篇小說在一九一一年發表在基輔的一個雜誌上，他的最初的一本書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從此以後，他就專門從事於寫作了。他是將近四十本書的作者，此外，在各種定期雜誌上發表過無數篇短篇小說、雜記、和論文等。他的作品使他贏得蘇聯政府頒發的勞動紅旗勳章和英勇勞動勳章。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作者是南綫的一個戰地記者。

本書是作者的一本最著名的小說。

目次

關於作者	
什列布佐夫上尉的錯誤	一
一個有銀喉嚨的孩子	一元
黑島	二元
納察爾寡婦的事件	三元
向海草學習	四元
沙漠上的司令員	六元
粉紅色白垩的山巒	九元
卡臘——布迦日海灣的史料	二元
說謊的老頭兒伯克邁特	一元
自然的大錯誤	二元

什列布佐夫上尉的錯誤

「在裏海海濱一帶，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像這裏這樣無邊無際的荒涼。」

G·卡列林（著名的旅行家）

「我要趕快告訴你：我已經依從了你的要求，把我們航行期間在卡臘—布迦日海灣射落的那兩隻稀有的鳥雀帶給你了。我們船上的舵手親自把這兩隻鳥兒剝製，此刻都放在我的船艙裏。它們都是埃及的鳥兒，名字叫做『紅鶴』，身上有極美麗的粉紅色羽毛。它們出現在裏海的東岸是我所大惑不解的，因為到今天為止，人們只知道非洲才是它們唯一的窠。關於射落這兩隻鳥兒的周圍情況是很特殊的，這就值得細細的一述啦。

「你知道，今年，一八四七年的春天我奉到命令，叫我對裏海沿岸作一番徹底的勘查和記載，為此把裝設了英國造的發動機的伏爾加號砲艦交給我自由使用。

「我們從巴庫駛往阿斯特拉罕，又從那兒駛往格里耶夫，從這裏我們向南進發，經過了沒有被人勘查過的荒涼海岸。我不再描寫這些事情來給你不必要的煩擾了。

「我只提到出現在曼幾什拉克半島外沿岸的那種動人的風景。在那裏，亞細亞洲從外烏拉爾沙漠

中崛起，成爲一片黑色的高原。它像一座堅固的牆壁似的向東伸去。在東方升起了一座屋樓，除了太陽、塵沙、和泥土以外，把一切東西都吞蝕了。高原是不能到達的。依照遊牧民族的傳說，只可以從一個地方爬上去——就是沿着一條河的乾枯的河床。它把一道暗褐色的險峻懸崖伸入海裏。在我長年的巡遊期間，似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道海岸這樣的險惡，這樣使航海者感到害怕。

「到金得里海灣去的一路上，我們都是冒着灰塵的狂風和沙漠中的硫磺氣味駛過的，相傳那兒有硫磺山。這種狂烈的南風阻礙人們的呼吸，我相信它對一切的生物都是有害的。」

「我嘴裏親自嚐過一種令人作嘔的甜味，水手們拚命嘔吐，使水手頭目們感到真正的失望了：整個甲板上盡是唾液，弄得不能不一天用拖帚擦洗三次。我應該說明，這是因爲老水手們的迷信，認爲如果把唾液吐入海裏，就會觸怒海洋，會使海洋把船猛烈地震盪起來。水手們在許多事情上還是遵從哥倫布時代的傳統，不容易受我們這個開明世紀影響的支配。」

「在金得里海灣，兩個月來我們第一次飽覽茂盛的青草，這在多鹽的地帶是一個奇蹟。在金得里海灣停留了一個短時期以後，我們冒着強烈的北風向卡臘——布迦日海灣駛去。這風也同樣有一些特性。它帶來了寒冷而晴朗的天氣，使人全身生出空虛的感覺，像是失去了血和骨頭一般。這種輕快之感是叫人一點也不愉快的；相反，它使人頭暈耳鳴，感到非常痛苦。」

「在金得里海灣時，我們從一些古井裏汲出了味道淡些的井水。可是到了薄暮，水都帶有鹹味了。我細細思索了這一個現象，並且靠我助手的幫助做了幾次實驗。我們把水放在一個桶裏，把桶全部或者一部分蓋上。這時我們發現水已經帶有鹹味。從這件事上，我斷定在這些地域的空氣裏充滿了一種非常稀薄的鹽層，沉澱在蓋得不嚴密的或者沒有蓋的桶裏。於是我根據這同樣的現象，說明天空

帶有霧濛濛的灰色的緣故。濃厚的大氣層裏充滿了鹽分，結果太陽染上了朦朧的淡淡的銀色，然而它依舊是無情地灼熱着。

「在金得里海灣，我們看到彼得大帝時代的要塞的遺跡，那是伯科維奇將軍在他開始向印度瘋狂地進軍時所建造的。相傳他率領着他的帶假髮的軍隊在這裏過了一冬，然後從這裏移動到賀列茲姆地方，到了那裏，基發人無情地斬去他的頭顱，用他的皮做了戰鼓。

「要塞上蔓生着茂密的苦艾，我們在那裏發現了三棵桑樹，因為年代悠久的緣故，它們的樹脂看去已經像是古銀一般了。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中世紀的一位英國旅行家宗金生告訴我們——如果他不說謊的話——他在金得里海灣或者卡臘——布迦日海灣地方看見一座圍着高大城牆的城市，那座城市掩蔽在一片翠綠的草木中，被大量味淡的泉水沖洗着。市內有回教教堂尖塔和隊商旅棧。我相信宗金生的話是正確的，因為離金得里海灣不遠的地方，我們看到一些龐大建築物的地基，因為年久失修和風吹日晒的緣故，建築物已經龜裂、倒塌、變成塵土了。

「我們懷着焦灼而不快意的心情從金得里海灣向卡臘——布迦日海灣進發。我們之所以焦灼和不快意，是有許多理由的。因為我們不得不駛入在先前從來沒有人進去的一個海灣。當我們還在巴庫時，我們就聽到關於這一個海灣的許多驚人的故事。『佐的雅克號』砲艦的艦長曾經告訴我在一八二五年當他的砲艦撥給科學院院士艾奇瓦爾德使用時的故事。那位院士命令他在卡臘——布迦日海灣的進口處拋錨，以便他可以進行勘查。但是艦長不願拿他的砲艦作孤注一擲，所以他斷然拒絕了。是什麼事引起他的恐懼心理呢？那是因為裏海的水以從未聽說過的速度和衝擊力衝進海灣，好像被推進一個無底

的洞穴裏去似的。這一個現象也說明了海灣的這一個名稱的來源：卡臘——布迦日是土庫曼語「黑嘴」的意思。像一張嘴一般，海灣不停地吮吸着海水。後一種情況引起人們的推測，認為在海灣的東岸，海水以地下的猛烈的激流衝進鹹海或者北冰洋去。

「我們著名的勇敢的旅行家卡列林，給我一份關於卡臘——布迦日海灣的毫不誇張的書面證據，並且警告我不要駛進海灣去。據他說，迎着逆流從海灣裏駛出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何況海灣的水是有腐蝕性的；甚至鋼鐵造成的東西，在短時間內也會被它腐蝕掉。

「不但我們海軍軍官們知道這件事情，水手們也知道這個。他們都本能地激怒起來，拚命地咒罵海灣。

「我的訓令是不惜任何代價畫出海灣沿岸的海圖，在麥揆忒式的投射海圖上，海灣被畫成了兩根曲綫，中間有一個缺口。在非常的情況下，我把缺口填上，畫了一幅海灣的航海圖。

「當我們駛近卡臘——布迦日海灣時，我們發現一個帶有紅色煙霧的穹窿，像沙漠上的小火冒出來的煙，在沙漠的上空飄浮着。我們的土庫曼舵手告訴我們：那一股煙是從卡臘——布迦日海灣中冒出來的。這一次的發現使我們充滿了驚訝和迷惘，因為先前從來也沒有人提起過這件事情。我們十分謹慎地前進着，差不多繼續不斷地測量着海底，最後我們才到達了恰好望得見的海峽的進口。

「這兒的水流得湍急，整個海峽都和伏爾加河在春天高水位的時期相彷彿。在這兒躊躇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駛進亞洲那可怕的鎔爐是我們本分的義務。於是我們把發動機關小，讓水流把我們帶過海峽去。當蔚藍的海水讓位給海灣內的鉛色死水時，我們才拋下錨去。

「一種深沉的靜寂籠罩了周圍的一切。彷彿所有的聲音都淹沒在濃厚的水裏，和被落日染紅的沙

濃上濃厚的空氣裏。

「我們的砲艦行駛了一夜。因為我們已經用完了淡水，我們不得不把灣水倒進汽鍋去。快到天亮的時候，我們發現汽鍋的周圍已經有一吋厚的鹽，雖然每一刻鐘都要被空氣沖去一次。根據這一種情況，你可以判斷出那一個海灣的鹽分，它和巴勒斯坦的黑海是非常相似的。」

「一個呆廚子在我們的愚弄之下想游泳，但是海灣不答應。海水把他的兩隻腿拋到空中，儘管他在掙扎着，他也不能浸在水裏。這種情景使全船的水手都樂得手舞足蹈，把他們的精神也振作了幾分。黃昏的時候，廚子突然渾身腫痛起來。他向我們肯定地說：灣水不過是摻雜着王水罷了。」

「在早晨，灰色的、鏽子一般的灣水非常單調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水不是很透明的。海裏的死魚在水上飄來飄去。我們在岸上發現了大量這類帶有鹹味的死魚。據嚐過這些魚的水手們說：這類魚非常好吃。」

「在這些死水裏，我發現了大量的鳥雀，覺得很驚異，然而不久我就知道這都是一些錯覺。」

「第二天，在接近北部海岸時，我們到達了卡臘—索庫特海岬。在這兒我們看見水面上盡是一片片遼闊無邊的淡紅色泡沫。夜間起了一陣風暴，我們看見那一片片的泡沫隨着波浪移動着。」

「看到泡沫的奇怪顏色以後，我把一隻小艇放下水去。我們把小艇划到最近的一片泡沫處，撈取了一些兒上來。我發現泡沫裏充滿了帶有紅色細紋的蟹卵。發現卵類能生在這種腐蝕性的水裏時，我感到非常驚異。」

● 一分硝酸，三分或者四分鹽酸的一種混合液體，可以把黃金溶化，所以叫做王水。

「於是我又第二次撈取一片稍微帶有玫瑰色的、稍微柔軟的泡沫。這時發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那一片泡沫突然飛入空中，嚶嚶地嗚叫着，從我們的小艇上和那些驚惶失措的人們的頭上很笨拙地鼓着翅膀掠空而去。這是蹲在泡沫上吃蟹卵的一羣紅鶴。

「在卡臘——索庫特海峽，我們看到無數野鵝和強悍的鵜鶘鳥，當地人把鵜鶘鳥叫做「巴巴斯」（*bahas*）。我非常遺憾的是你沒有和我們一起在砲艦上。在我下一封信裏，我將向你詳細描寫海灣本身的面貌。這是很有趣的。

「敬禮。

什列布佐夫上尉。」

由於收信人的粗心，第二封信已經失去了，只有在什列布佐夫上尉送給水道測量局的一份簡單的報告中，才可以發現關於海灣的記述。這份報告是用簡潔的文體寫成的，完全合於作者的性情——一個敏銳而勇敢的人。

對航行的方向以及各時期的作者描寫自然的方法加以廣泛研究之後，我才確信在不同的時期內對自然現象的理解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差別。描寫既受作者職業的影響，也受作者社會地位的影響。

如果我相信了中世紀的作者們，那末在他們時代的景物比起今天來都要顯得粗疏而無趣，在描寫中帶有木刻的意味。

十八世紀末葉的水手們所想像的海，正如著名的英國畫家泰納的筆下所繪出的一樣——風濤險惡，被夕陽染成紅色，然而在今天普通英國人所繪出的是籠在薄霧裏的一片非常美麗的藍色的海，這

就是說，正如患神經衰弱的貴族惠斯特勒所繪出的一樣。

我離題說了一些話，目的是在說明：在現代人的心目中，譬如就我自己所看到的，卡臘—布迦日海灣比較什列布佐夫上尉往日看到的要簡單得多，而且也少有神秘之處了。

什列布佐夫上尉給水道測量局的報告中寫道：

「土庫曼人把卡臘—布迦日海灣叫做『苦海』和『海的僕人』。這一個海灣構成了遼闊無邊的海面，超過刺多牙湖，差不多被兩個荒涼的海岬把它和海隔斷了。海灣和那不勒斯灣在同一緯度上，然而它的氣候是酷熱的、乾燥的。

「我繞着海灣沿岸把海圖繪出來。北部的海岸盡是參差不齊的懸崖，是帶鹽味的泥土和石灰石構成的。這裏沒有青草和樹木。沿着東岸崛起荒涼的山巒，而南岸是低窪的，佈滿了大量的鹽湖。

「沿岸一帶盡是不毛之地。沒有一個地方有淡水。我也沒有發現過有一條水流流進這一片真正的死海。

「沒有便利的小灣可以讓船隻停泊，然而這種情形對航行絕無妨礙，因為海灣的深度無足重輕，而且各處都是一樣的。遇必要時船隻可以選擇任何地方拋錨。

「有些小灣都是很淺的，小艇不得不停在離岸約莫一根錨鍊距離的地方，從那裏要涉深及足踝的水，至少經過半小時的時間，才能走到陸地上去。

「我們的砲艦沒有遇到暗礁或者藏在水裏的礁石，也沒有遇到海島。

「根據上面所說的一切，我覺得在海灣中航行是絕對安全的。叫人驚恐的一個原因，就是暴風從東方不斷地吹來，激起了小小的，但是險惡的波浪。

「灣水很鹹，很濃厚。這說明了爲什麼它的波浪的攪擊力比海裏波浪的攪擊力要大得多。然而它和海不同的地方，就是暴風要在灣裏激起波浪來似乎比較困難些。結果是很有趣的：當風拍打着海水時，在狹窄的沙洲的另一邊，海灣依然籠罩着一片靜寂。當風暴平息時，海灣的波浪需要很久的時間才能平靜下去，灣岸在巨浪之下要顛抖幾個小時。」

「我們不能確切地憑着測量天上星體的高度去探察海灣的經緯度，因爲有龐大的鹹水湖藏在海岸上狹窄的沙堤後面，產生出一種強烈的光輝和折光。在離南方海岬不遠的地方，我看到一道巨大的折光。海岸彷彿是層層重疊的羣山，然而實際上却像紙一般的平坦。」

「據土庫曼人說，海灣裏是從來不落雨的。雨在沒有到達地面以前就被強烈的熱氣蒸發開了。」

「當你臨近海灣時，海灣就呈現出帶有淡紅色煙霧的一種穹窿的形式，航海家們自古以來看見了就要害怕。我相信這種現象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就是卡臘—布迦日海水的自由的蒸發。」

「我們應該記住，海灣是由給太陽晒焦的沙漠圍繞着的。倘若我們可以把海灣比做一個大汽鍋，裏面的海水在裏面不斷地起着泡沫蒸發開去。」

「灣底很特殊：鹽，在鹽的下面是粘土。」

「在我看來，這種鹽含有特殊的成分，跟我們用作烹調和醃菜的鹽不同。」

「急流從海上衝進灣內，無疑地表現出兩個水平面的高低不等，然而這對於我依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根據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可以下一個結論：卡臘—布迦日海灣的沿海地帶以及海灣本身對國家都沒有利益。」

「即使在海灣的水面上停留一個極短的時期，也會使人生出一種異常孤獨的感覺，因而渴望着生長青草和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幾百哩海岸綫上，我沒有遇到過一個人，除了最淒慘的苦艾和最乾枯的野草以外，我沒有摘到過一片草葉。

「只有鹽、沙、和灼熱支配着這些荒涼的海岸和海水。」

吉爾吉斯人把他們的牲畜涉過烏拉爾河，從冬天的牧場趕到夏天的草地。他們所走的道路經過格里耶夫鎮，這一座市鎮因擁有烏拉爾河下游唯一的浮橋而馳名。

打浮橋上經過的時候要納牲口稅。喝醉了酒的、顎骨闊大的軍事當局的官吏們，站在橋邊計算牲口的數目。他們的面孔被太陽晒成古銅顏色，就像他們骯髒的制服上面的褪了色的袖章和衣帶一樣。浮橋已經彎曲，走在上面時發出吱吱的響聲。那些官吏們用長棍子無情地敲打着羊頭，要它們在橋上停留一會兒。然後他們再把棍子舉起，像是鐵路交叉點上的欄木似的，於是羊羣如一堆褐色的雪崩一般再向城市湧去。官吏們就這樣每一次把羊羣留下幾分鐘，因此他們能夠把經過橋上的羊羣數目大略計算出來。

吉爾吉斯人不斷用他們悍馬的臀部把那些官吏們逼到浮橋的東倒西歪的欄杆旁邊去，使他們感到窮於應付。

灰塵像大火一般在烏拉爾河的上空迴旋着，磚瓦的房屋隨着牲畜的咆哮和踐踏而搖動不已。格里耶夫的居民們把牲畜從他們的鎮上通過看做是一場不可避免的災難，很像一場洪水或者大火一般。

害怕浮橋的幾百匹駱駝，在浮橋前面依傍在它們倔強的領袖們身邊，轉來轉去不肯上前，這種情

形造成了巨大的阻礙。

貪婪的老太婆們爬在馬的肚皮下面，用顫抖不已的手去拾駱駝糞。這些老太婆都是賣糞草燃料的。

道貌岸然的長老們，戴着棉布的回教的頭巾，穿着潔白的破衣服，高高地騎在駱駝背上，眯着眼睛；幾千哩的浪遊已經燒紅了他們的眼球，把他們的臉變成晒焦的皮囊。

沙漠裏的塵沙不斷地掠過這一座市鎮，從布哈拉沿岸吹到歐洲去，帶來了塵土、飢渴，以及被燒焦的羊毛的銹色。牲畜用它們被苦艾染黃的嘴唇久久地吮吸着烏拉爾河的污穢河水。

「這真是舊約上的景物啊！」什列布佐夫上尉登岸時笑着說。

他已經完成了對裏海沿岸的記述，在歸途中停留在格里耶夫鎮，預備去訪問住在那裏的一位嚴肅的、叫人尊敬的旅行家卡列林。什列布佐夫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卡列林商談。砲艦停泊在烏拉爾河的河口，它的去路已經被一個沙灘堵住了。

繃着臉的當地人都圍繞在他的小艇周圍。什列布佐夫扯起他海軍便服的衣領，使他雪白的襯衫避免沾上了灰塵。於是他向最靠近的一個當地人，一個帶有強烈酒味的、給太陽晒得焦黑的傢伙問道：

「你曉得卡列林嗎？」

「我不曉得。」

「格里戈利·西里奇·卡列林，一位旅行家？」

「哦，是他嗎？」那個當地人高興起來。「就是那個走遍吉爾吉斯的人嗎？我當然認識他！」

「那末請你帶我到他那兒去。」

什列布佐夫向周圍瞭望了一番。他想起了巴勒斯的話：在整個俄羅斯，沒有比這一座帶有惡臭氣味的市鎮再適合於流放的地方了。

灰色磚土的茅屋傾斜在一邊，像一個正在咽氣的老太婆。這裏充滿了腐魚和雞糞的臭味，再加上風把各種垃圾吹入人的眼睛裏，把小雞的茸毛吹得滿天飛舞。相貌粗俗的哥薩克老太婆坐在門前階石上替她們懶惰的小女兒梳理着頭髮。

「那一個老頭兒竟然選擇了這樣一個住家的地方啊！」什列布佐夫聳着他的肩膀說。卡列林對這些荒野的偏愛，使他感覺到非常不近人情。於是什列布佐夫想起卡臘——布迦日海灣來：這是多麼骯髒的地方，而恰恰在它的旁邊又是多麼廣大的一片真正原始的沙漠啊！

那個當地人把什列布佐夫引到烏拉爾河流過的市鎮郊外。在經過灌溉的果園裏，樹木下面沒有一片青草，除了稀爛的泥土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水車轉轉地曳着帶凹痕的吊桶，把一種淡黃色的液體傾倒在灌溉渠內。蒙着眼睛的昏昏欲睡的牛抱着做奴隸的耐心把水車推動起來。

到了一所圍繞着黑色白楊樹的灰木板房門口時，那個當地人停下脚步。他先向什列布佐夫要了一煙斗煙草，然後說道：

「這就是他的家。」

什列布佐夫去敲門。他知道卡列林是一個性情暴躁而有怪僻的老傢伙，這人竟敢走遍亞洲各地區，到那幾乎預知必定要死亡的地方。而當他此刻拜訪他時，他對這位探險家的尊敬已經夾雜着某種程度的迷惘了。

一個吉爾吉斯的男僕把他引到一間書房裏，那裏充滿了強烈的劣質煙草和皮面書籍的氣味。什列

布佐夫坐下去。當他審視着剝製了的草原上的動物時，他忽然感覺到他要和卡列林商談的事情是何等的微細。這時卡列林匆忙地走進屋內，那種敏捷的樣子和他那肥胖的身體全不適合。他向什列布佐夫伸出一隻肥胖的老年人的手。他的灰色的兩眼從膠質的眼鏡中射出銳利的光來。他的蒼白的鬍子扇形地擴散在他深灰色的短外套上。

他沙啞着聲音說：「看見你從艱苦的巡遊中安然無恙地回來，我心裏是非常快樂的。」
什列布佐夫彎腰鞠了一躬。

「我聽說你坐在你的砲艦裏繞着卡臘——布迦日海灣的海岸繞走了一周。很想聽把你航程的經歷細細敘述一番。」

什列布佐夫到薄暮時才把他的故事說完，這時無數處的營火已在烏拉爾河的沿岸燃燒起來，迴光映入煙霧瀰漫的屋子的窗戶上。遊牧民族已經把他們充滿灰塵的帳幕安置在城市周圍，他們在沙漠中旅行過後，現在都休息下來了。

「關於卡臘——布迦日海灣，」什列布佐夫最後鼓起十足的勇氣說道，「我向政府有一個大膽的建議。」

卡列林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他只是更自在的地坐在他那隻吱吱作聲的靠背椅上，把他的眼鏡端了一下。

什列布佐夫接着說：「因為卡臘——布迦日海灣造成損害，所以必得使它不再成爲一個荒涼的海灣，應該把那狹窄的海峽築起堤來，使它變成一個湖。建造一座堤不會用去國庫很多錢的，因為吉爾吉斯人的工資非常便宜。」